



THE UPTON LETTERS

阿城信札

剑桥大学本森教授与好友通信集

【英】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
迟文成 陶哲 译 / 胡彧 校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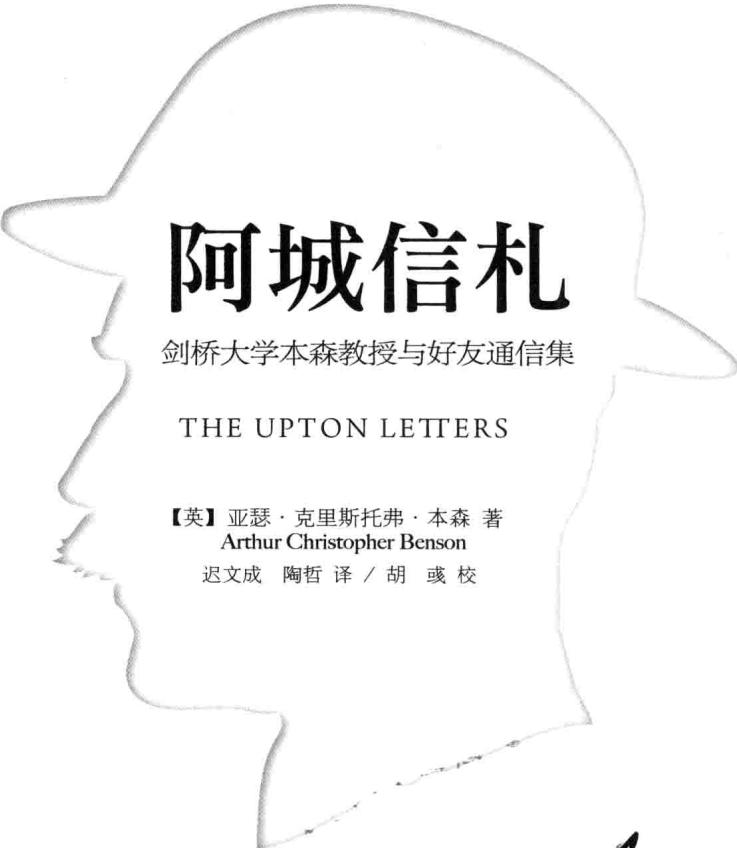
阿城信札

剑桥大学本森教授与好友通信集

THE UPTON LETTERS

【英】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

迟文成 陶哲 译 / 胡或 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城信札 / (英)本森 (Benso, A. C.) 著; 迟文成, 陶哲译. -- 哈尔滨: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316-7792-5

I. ①阿… II. ①本… ②迟… ③陶… III. ①书信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9629 号

阿城信札

ACHENG XINZHA

作 者 [英] 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
译 者 迟文成 陶 哲 译

选题策划 宋舒白

责任编辑 宋舒白 王春晨

装帧设计 Lily

责任校对 徐秀梅

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新 浪 微 博 <http://weibo.com/longjiaoshe>

公 众 微 信 heilongjiangjiaoyu

E –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@126.com

电 话 010-64187564

开 本 700×1000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160 千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16-7792-5

定 价 39.80 元

序 言

我这位朋友过世不久，他的遗孀便把我写给她丈夫的一些书信交还给我。在临终前的几天里，他似乎一直在做着书信的分类和处理工作。“我们不能销毁这些信，”他手里握着一大把我写给他的信，对妻子说，“我们要把这些信放在一起保存好，也许有一天他会整理出版，我希望他会这样做”。当然，这并非什么遗嘱，但是，在他突然离世的几日后，这一遗愿却显得愈发神圣，于是我决定按照他说的去做。再说，朋友的妻子最有决定权，她也非常希望我能够这样做。我删除了几处比较随意和涉及隐私的细节，信的主要内容还在，因此这些信面貌基本没变。当然，这些一时草就的信件里会存在许多文学层面上的瑕疵，但是，或许正因如此，它们才与大多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就的信件不同，它们是一种自然的流露。在这些信中，我信笔由缰，表现得极为坦诚和富有激情，因为我知道赫伯特会欣赏这里蕴含的思想以及表达这些思想的方式。而且，再深入地讲，如果有必要对这匆忙的出版做些解释，我认为这些书信并非那种通过长久

保存而有所增益的东西。这些书信的话题来源于当时的年代、环境和具体机缘，也来源于被评读过的书籍和被讨论过的教育问题，因此，这些书信也许能够成为对当代生活某个侧面的系列评论，而且还是从某个特定视角进行的评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欣赏这些书信，我很知足，如果他希望这些书信公之于众，好吧，就随他愿吧！在出版这个问题上，我正在履行一句临终前的爱的嘱托。

T. B.

阿普顿僧侣果园

1905年2月20日



c o n f e n t i

目 录



The Upton letters

- 序言 / 1
- 阿普顿，僧侣果园………1904年1月23日 / 1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月26日 / 5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2月3日 / 7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2月9日 / 10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2月16日，忏悔星期二 / 15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2月25日 / 20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3月5日 / 27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3月15日 / 32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3月25日 / 36
- 康普顿费里迪，赤龙旅馆………1904年4月10日 / 41
- 山地伯顿，十字狐狸客栈………1904年4月16日 / 52
- 斯坦顿哈得维奇（Stanton Hardwich），
蓝野猪客栈（the Blue Boar）………1904年4月21日 / 59
- 斯坦顿哈得维奇（Stanton Hardwich），
蓝野猪客栈（the Blue Boar）………1904年4月25日 / 66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5月2日 / 73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5月9日 / 77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5月15日 / 82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5月21日 / 88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5月28日 / 94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6月4日 / 99

目 录



The Upton letters

阿普顿	1904年6月11日	/ 102
阿普顿	1904年6月18日	/ 108
阿普顿	1904年6月25日	/ 113
阿普顿	1904年7月1日	/ 118
阿普顿僧侣果园	1904年7月11日	/ 123
阿普顿	1904年7月16日	/ 128
阿普顿	1904年7月22日	/ 134
阿普顿	1904年7月29日	/ 138
阿普顿	1904年8月4日	/ 143
东格林斯特德镇，蜜蜂山，塞尼克茨庄园	1904年8月9日	/ 147
鲍尔多克小镇，纳普斯泰德教区牧师住所	1904年8月14日	/ 150
塞德伯镇，格林霍伊（Greenhowe）	1904年8月21日	/ 155
塞特尔，阿什菲尔德	1904年8月27日	/ 160
塞特尔，阿什菲尔德	1904年9月4日	/ 169
阿普顿僧侣果园	1904年9月13日	/ 172
阿普顿	1904年9月20日	/ 176
阿普顿	1904年9月26日	/ 182



- 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0月5日 / 188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0月12日 / 191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0月19日 / 197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0月25日 / 202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1月1日 / 208
阿普顿僧侣果园………1904年11月8日 / 216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1月15日 / 220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1月22日 / 225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1月29日 / 229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2月5日 / 232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2月12日 / 236
阿普顿………1904年12月23日 / 239
哈默史密斯，佩勒姆酒店………1904年12月28日 / 244
威尔士，希布索普教区牧师住宅区（Sibthorpe Vicarage）
………1904年12月31日（即1905年1月1日） / 251
威尔士，希布索普教区牧师住宅区………1905年1月7日 / 257
威尔士，希布索普教区牧师住宅区………1905年1月7日 / 258

阿普顿，僧侣果园

1904年1月23日

我亲爱的赫伯特：

我刚刚听到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，在此深表同情。我多么想知道这场灾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、你得背井离乡多长时间、去什么地方、生活条件会是什么样子。也许，你可以抽点时间给我写个只言片语，将这一切告知于我，但是，我相信会有令人欣慰的地方。我想一旦有个地方安顿下来，你就能够过上更加自由的生活，而不像近来在英格兰这里的循规度日，这样就少了些风险，也少了些焦虑。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正确的地方，那个自由王国，你就能够实现某些在这里经常被打断的计划。当然，也会有一些不利的方面。书籍、社交、坦诚交流、英国乡村，这些东西你爱得深沉，如果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你爱得智慧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瞬间化为历史。庆幸的是，钱不是问题，钱会带给你失去的个中乐趣。你还会见到一些真正的朋友，他们前来拜访的目的，是彼此之间畅所欲言的交流和互通有无的裨益，而不是毫无目的的游荡到此，送上问候。你也能够跳出圈子看待问题——而这确实是一个优势，因为有时候我感到你的文学



作品，受到了你兴趣广泛的不利影响，尤其是你对太多的兴趣太过热心，而无法形成一个深刻观点。你对独特自然景色的热爱将会使你大受其益。一旦熟悉了新的周围环境，你就会揭开它们魅力的面纱，你在这里已经展露了这种能力。你也将过上一种更加平静的生活，而不受一切消极因素的干扰，这些干扰会使一个人无法集中精神，尤其当他受到大量的各种束缚的时候。可以说，我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善于雄辩的人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可以说服自己相信，真正的幸福只有在寄居海外时才能找到。

亲爱的赫伯特，真诚地讲，我完全理解这种改变给你带来的悲伤，但是蜷缩在阴影中对人没有任何益处，我知道人都会有沮丧的时候。当一个人在开始一天工作前，早晨睁着眼睛躺着的时候；当一个人做完一件乏味的工作又备感孤独的时候；当一个人需要工作但又不能马上找到自己喜爱的工作的时候；当一个人放弃了原来的工作，新工作还没着落的时候——我很了解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境，它们是魔鬼潜伏的阴森深谷，就如《贝维克（Bewich）》中讲的那样，它们在等待着那位急于在路边歇脚的路人（你记得吗？），最后他会发现幽谷里活跃着的隐藏恶魔，它们犄角横出、四肢粗壮、全身鼓胀，如同一场让人窒息的、丑陋无比的噩梦。但你并非缺乏经验或无力还击，你有足够的信念支撑到冰封的气氛解冻，让原有的激情重新燃烧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，他设想令人沮丧的事情会接踵而来，他看到的是沉寂无聊、郁闷无边的路，蜿蜒穿

越座座秃山，最后消失于黑暗的峡谷之中。后来人们就相信了“路边歇脚的峡谷”就在那里，即使你看不到它，但是毕竟你有家庭和你在一起；而且你只有几个女儿，这似乎很幸运，这似乎是老天精心安排——如果你有个儿子，他就必须回英格兰接受教育，那你就有了担不完的心了。然而，我却发现自己甚至非常希望你有一个儿子，那样我就可以在这里照看他了。你不知道我有时候多么渴望有一些小孩子可以看管，多么渴望能守护着他们的幸福。你会说我有大把的机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一位不错的、适合单身的校长。但是，这些孩子并不是属于某些人自己的；他们会离开；即使他们会虔诚地回来，真挚地与他们过去的老师交谈。但是那时我们双方都会痛苦地意识到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维系彼此关系的那根纽带，昔日的那种亲近联系已不复存在。

那么，我写这封信，不是想就自己的不幸抒发哀叹，而是希望能够帮助你挺起胸膛。请你尽快告诉我你的计划，然后就可以最后一次以我们旧有的方式去拜访你，或许新的方式会令人更愉悦。祝福你，我的老朋友！也许到现在一直照耀着你生活的那缕阳光——虽然时断时续——从现在开始将照耀你全部人生。日复一日，我越来越感觉我们被控制在别人的股掌之中，而非自己。我确实看到了一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，那些控制人的大手看起来是那样肆无忌惮、坚不可摧、冷酷无情；但是我觉得我不可能看懂所有的事情；我只能谦卑地向我的经验求助，并借此证明甚至是最令人畏惧



和无耻的事情，也有一种净化的功能；我能对发生的一切给予足够的思考，以此激励自己把心放得比眼界更远，最终使自己相信，深沉强烈的爱确实存在。

永远爱你的朋友

T. B.

阿普顿

1904年1月26日

亲爱的赫伯特：

你当前的选择是要去马德拉^①吗？其实，马德拉这个地方我还了解一点儿，所以，我对你表示真诚的祝贺，之前我还担心你会选择瑞士呢。在瑞士生活我可应付不了。如果让我到那里游历一下还是不错的，冻一冻、烤一烤，再在纯净的空气中沐浴一下。但是，可怕的群山带着被冰封的远古寂寥，是那样的冷漠单调：高处的小村庄坐落在那寂寞的斜坡上；冰冷的松树表现出不屈的坚强——所有这些都令我沮丧。当然，在低坡的地方你也能发现很多朴素的美：一片片密林、一条条小溪、一簇簇花朵……但是，阴冷黑暗的山峰俯视着每一寸土地，所以一个人在这里，感受不到像在英格兰感受到的那种丰富舒适的宁和。马德拉很与众不同（我曾经去过那里），所以我必须诚实地讲，那个地方不适合我——温暖的空气、茂盛的植物、花房的香气……这些都不适合一个肤白无力、喜欢北风的男人。但是这里适合你，因为你瘦而结实，你

^① Madeira，是非洲西海岸外，北大西洋上一个属于葡萄牙的群岛和该群岛主岛的名字。——译者注

将会成为这里居民中的一员，而这些居民只要在这里，就会朝气蓬勃、充满精力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来自马德拉的优美画面：山地高处的村庄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树木；绿色的草地从山顶倾泻而下，开满花朵、散发芬芳的攀缘植物倒垂着，爬满了白墙；巨大的红色崖壁之下是蔚蓝色的大海。与这里满是亭廊喷泉的花园城镇相比，你也许会更喜欢那里一栋栋为绿荫覆盖的乡间宅邸。如果你不能在短时间内爱上这个地方，那就是我说错了，还有那里的人们质朴、热情、毫不矫柔造作，他们更重视个人的兴趣。那里的家务很容易做，也没有这里的复杂。

我不能在家外面过夜，但是如果你能抽出一个傍晚，在这周的某一天，我会来和你一起吃晚饭。

而且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——当你离开这里之后，我会尽可能多地给你写信。我不可能写一些正式的信件，但我会用心地写我的所思所想，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，想停笔时就停笔；你也一定要和我一样。我们不必规定必须回复彼此的信件，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。我想了解的是你现在在想什么、做什么，而且我敢肯定你也一样，想知道我在想什么、做什么。

既然你知道你将会更加快乐，我就没必要再补充一句——如果需要我给些建议，我将不胜荣幸。

你永远的朋友

T.B.



阿普顿

1904年2月3日

我亲爱的赫伯特：

自从告别如过几载之后——但实际才过一周，我现在整天埋头工作——批改练习、教课、谈话。我和那些男孩子们^①一起吃过一次晚餐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到处转、和他们交谈——那是我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。每当这时，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表现出饱满的精神状态、宽广的心胸和理智的头脑。这些男孩子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都非常讨人喜欢，而一旦在一起，他们就很令人讨厌（不是总这样）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！在众人前，他们似乎想显露最糟糕的一面，耻于被认为是个好孩子，无论是心细、体贴还是心软。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看起来比实际的自己好，但是却为比实际的自己更糟糕的表现感到高兴。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对于多数人来说，或多或少也有同样的情况，但在男孩子中这些本能却表现得很赤裸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追求的一样东西是质朴和真实，但伪装却是那个致命武器。最无趣的人

^① 男孩子们是指学校的男学生，本文作者当校长的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男生，后面所有信件提到的孩子们均是指男学生。——译者注



也会变得有趣，如果你感觉他是真实的自己，如果你感觉他没有在颤抖的心灵前竖起这样或那样让人费解的屏障。然而，让一个人说出他真正的想法，而不考虑与他交流的人所希望的想法——而且还看不出生硬、鲁莽和自做主张的表达——即使这个人崇尚诚实美德，要他那样做也是非常艰难的。

通常来讲，男孩子们都觉得说彼此的好话是个耻辱的事儿，但一般来说他们又都很强烈地渴望着“俘获人心”，可怜的是，他们却不知道深受欢迎的捷径，是去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并敢于说出这些优点。我曾经教过一个小学生，他单纯、沉静、普通，但却深受同学们的欢迎。我常常苦寻其中的道理。在他离开学校以后，我就问了一个男孩，他想了一会儿说：“老师，我认为那是因为在我们谈论别的男孩的时候——大家几乎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——虽然他常常也和别人一样对被谈论的家伙有怨言，但从来不唠唠叨叨，而总是对他们有好的评价，并且不是准备好的，而像是脱口而出的。”

好了，我必须打住了，我想你正在驶出海湾的轮船上，我希望你正在呼呼大睡。没有什么睡眠能和轮船上的睡眠相比——那么深沉、香甜，因此，一个人醒来时几乎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，自己是谁。在清晨，你将会看到那些壮观的、泛着紫光的、约三英里长的海浪。我还记着它们，因为我总会感到头晕，当然，它们也有安静的时候。还有那些神秘的轮船常常在左右出现，剧烈地上下颠簸着，甲板上小小的人影四处移动着，一分钟后就在一英里之外了。之后，大理石般的

海水变成了带有白色脉络的蓝宝石，泛着泡沫，发出嘶嘶的声响，这一切非常美妙。晚安，赫伯特！

你永远的朋友

T.B.